

多的票源。所以新政府一開始就已明確的表示，西班牙參加歐洲共同市場是全國一致的願望，而對於加入北約組織，則必須要由國會來決定。

西班牙大選前夕，沙烏地阿拉伯王儲法哈德，前往馬德里訪問時，曾告訴卡洛斯國王，他要在西班牙經濟復興計劃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是他希望西班牙能幫助阿拉伯國家打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貿易關係。如果西班牙能够幫助阿拉伯國家促進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合作，那麼它亦可以成爲阿拉伯國家與西歐國家的中間人，并可從中獲取更多利益。

總之，目前有許多跡象顯示，西班牙的現實主義外交可能繼續擴大，這雖然不致影響西班牙與西方國家的友好合作，但是西班牙愈來愈傾向獨立自主外交路線，這對西歐各國的團結以及北約南翼的防務，亦并非有利的發展。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脫稿)

和戰兩難的羅德西亞局勢

楊逢泰

——羅德西亞白人所面臨的抉擇並不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問題，而是如何談判解決一個戰既不能勝，和亦必定輸的兩難之間的問題。談判的主要任務則是如何以各種可能的方法來說服羅德西亞的白人：他們正在從事一個無法獲得勝利的戰爭——

羅德西亞面臨與日俱增的國際壓力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前外相克勞斯蘭在下院宣佈：爲解決羅德西亞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因耶誕節而休會，羅德西亞問題進入由幕後談判的階段。一般相信：英國的責任加上美國的力量，羅德西亞問題尚有和平解決的一線希望。

今天羅德西亞所面臨的問題是國內的也是國際的，在國際上，此項問題直接間接牽連到英國、美國、蘇俄、前線國家，甚至南非共和國在內。而這些國家的目標決不是一致的。從國內的角度來看，亦同樣的複雜，黑人領袖之間本身發生分裂，而白人無意將政權交給一個有馬克斯主義傾向的政府。^①

羅德西亞的游擊戰在前線國家的支持下逐漸升高，有轉變爲傳統戰爭的危險，而史密斯政府所遭受的國際壓力也與日俱增，此項壓力至少來自三方面。

註① W. J. Breitenbach, "Ethnic Factors in the Rhodesian Power Struggle," *Africa Institute Bulletin* (Vol. 15, No. 3&4), P. 71.

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史密斯片面宣佈獨立之後，羅德西亞變成了英國協以外的不合法的孤兒和譴責的對象。

英國協第二十一屆政府首長會議於本年六月八日在倫敦揭幕，南部非洲的局勢為其主要關切的問題。英國首相加拉罕在演說中稱：在南部非洲有與日俱增的人民認為槍桿是贏取自由的唯一方法。國協領袖們則一致認為即使和平解決的希望仍未放棄，但游擊戰的加強，勢所難免，在國協成員國的非洲國家中，只有馬拉威一國反對戰爭。

大會於六月十五日閉幕。在最後的公報中，各國政府首長重申他們完全支持辛巴勃威和納米比亞的奮鬥，而辛巴勃威的獨立必須基於多數統治的原則；與會代表承認事件已進入一個嚴重危機的階段，且鑑於武裝衝突戲劇性的昇高，對於國際和平的威脅表示深為關切。雖然國協會議不是決策性的機構，但其所產生的一致意見有時會在其他國際組織中變成一項協調的國協政策。^②

羅德西亞所面臨的另一個國際性壓力來自聯合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聯合國大會曾通過一項決議案表示對羅德西亞和西南非洲的「深深的關切」，因而華德翰祕書長於今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莫桑鼻克首都馬坡渡（Maputo）召開了一次支援辛巴勃威和西南非人民的國際會議，與會者有八十七個會員國，若干觀察員和非政府組織。

大會於五月二十一日結束，發表了一項馬坡渡宣言（Maputo Declaration）和「行動計劃」。英、美、法、西德和加拿大五個西方國家和歐洲經濟社會會員國沒有參與最後的決議案，因為他們反對（一）對南非實施強制性的武器禁運，（二）將郵電交通包括在對羅德西亞的制裁之內。

馬坡渡宣言「莊嚴的宣佈充份支持辛巴勃威人民為獨立的正義奮鬥」，並重申在多數統治實現之前不應該獨立，有關此一領土前途的任何解決必須由解放運動所代表的辛巴勃威人民的充份參與並遵照他們的真正願望予以制定。大會宣佈了一項行動計劃，要求各國政府：（一）在辛巴勃威和納米比亞（西南非洲）人民和他們的民族解放運動在為獲得自決和民族獨立的奮鬥中，予以最大可能的政治和道義支持；（二）與非洲團結組織磋商和合作，對辛巴勃威及納米比亞人民和他們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和增加物資和財政的支援；（三）鼓勵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提供辛巴勃威和納米比亞的解放運動政治和物資的援助；

大會并要求各國政府對羅德西亞白人政府採取下列十項措施：

- （一）拒絕與不合法的羅德西亞政府從事任何合作，
- （二）制定立法，宣佈招募和訓練傭兵為犯罪行為並禁止國民担任傭兵，
- （三）採取措施禁止各種公司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所建立的制裁而在羅德西亞從事貿易，
- （四）阻止各石油公司直接或間接供應羅德西亞汽油，

註②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4, No. 6 (July, 1977) Pp. 4450-4454.

(五)採取緊急的強制措施，確使個人、協會和公司遵守安理會的制裁，禁止與羅德西亞從事任何合作。

(六)採取有效步驟防止對羅德西亞的移民，

(七)以禁止羅德西亞航空公司、羅德西亞國家航空協會以及羅德西亞新聞局的任何活動的方法去制止可能給予此一不合法政府合法性的任何行動，

(八)取消旅行羅德西亞的護照和其他文件，

(九)禁止使用羅德西亞的飛機作國際性的旅運和貨運，

(十)在各國領土內，禁止羅德西亞班機的降落權，不在羅國境內過境、上下旅客和裝卸貨物。

馬坡渡會議被非洲和西方國家認為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西方國家惟恐大會採取極端措施而迫使他們整個的予以拒絕，結果西方國家對大會宣言的大部分予以支持，僅拒絕支持一小部分。惟英國派遣代表參加，引起史密斯政府的嚴重抗議，認為已經危害了英國效力於和平解決憲政問題的信心。^③

非洲團結組織在處理非洲事務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自一九六四年第二次高峯會議後，羅德西亞一直是主要攻擊和討論的對象，這也是羅德西亞所面臨的第三個國際性壓力。

非洲團結組織第十四屆高峯會議於本年七月二日至五日在加彭首都自由市舉行，由彭高總統擔任主席，至少有二十二國元首參加開幕典禮，南部非洲五個前線國家的總統中，只有尚比亞總統出席會議，作為他們的發言人。

高峯會議最重要的決定是有關羅德西亞的決議案，其要點為：大會(一)對於在愛國陣線領導下的辛巴勃威人民軍所進行的武裝鬥爭，繼續成功，表示滿意了；(二)要求所有辛巴勃威人民在愛國陣線之內致力於他們國土的解放，並請求前線國家循此方向，予以協助；(三)敦促非洲團結組織會員國制止支持個人的行動以免為解放和保衛獨立的辛巴勃威而建立一支以上的軍隊；(四)決定贊同非洲團結組織解放非洲協調委員會第二十八屆會期有關辛巴勃威問題的建議；以及(五)要求所有會員國在財政、物資和政治上支持辛巴勃威人民重獲他們自決和獨立的權利。

其中第二點是塞內加爾所提修正案的結果，希望前線國家鼓勵在辛巴勃威的那些感覺被非洲團結組織決議所排斥的人士在愛國陣線團結的體系中工作，奈及利亞的外長加巴，(Joseph Garba)在會議後對記者說：此一決議等於是該陣線努力爭取承認為辛巴勃威惟一解放運動的勝利。

彭高總統於七月十日在巴黎澄清非洲團結組織的立場；他說，這次高峯會議的決定將一切支持給予「愛國陣線」，但並不排斥其他民族主義運動參與獨立奮鬥。他又說，現在應該由非洲團結組織來規定：祇有由恩柯穆和莫加貝聯合領導的愛國陣線來引導辛

註③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4, No. 5 (June 15, 1977), pp. 4418-4421.

巴勃威步向獨立的旅程。^④

羅德西亞白皮書：英國責任和美國力量的表現

美國對整個南部非洲的態度正在轉變之中，卡特總統明白表示對前國務卿季辛吉所採取的外交途徑沒有興趣。^⑤本年五月十九日，美國副總統孟岱爾與南非總理伏斯特會晤，其主要目的在使伏斯特瞭解卡特政府對非洲政策的基本改變，卡特政府相信解決南非本身因種族隔離所引起的問題與解決羅德西亞多數統治問題，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卡特總統曾經聲明：如果南非不放棄對西南非的控制，美國將在聯合國採取「強硬行動」^⑥

關於羅德西亞，孟岱爾反覆重申美國將以密切合作的方式，支持英國談判解決的努力^⑦。先是，英國外相歐文四月初在南部非洲從事熟悉情況的旅行，與各方面進行磋商之後，於五月十一日宣佈：英國和美國將派遣官員，組織一個聯合協商代表團，赴非洲與各有關方面磋商，他與美國國務卿范錫完全同意在一九七八年內使羅德西亞在黑人多數統治之下獲得獨立並同意取消季辛吉的計劃。^⑧

英美協商代表團以英國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務的助理外次格雷罕（John Graham）和美國駐尚比亞大使陸史文（Steven Low）為首於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索斯柏里與羅德西亞官員會談。其後並在莫桑鼻克首都馬坡渡與愛國陣線的聯合領袖莫加貝討論，以及與聯合非洲國民黨領袖莫索里華交換意見。

英美協商代表團於會談後表示：獨立憲法只有四個基本條件：根據普遍選舉權的民選政府，以一項人權法案來保障個人的權利，獨立的司法制度以及某些防止干預這些重要因素的方法。

英國外交部嗣於六月二十七日證實正與美國國務院擬訂一次包括三部份的解決計劃，第一是制定獨立憲法，第二是辛巴勃威獨立後的發展基金，第三是在過渡時期由國際和平部隊維持秩序。^⑨

英國政府終於九月一日公佈一項白皮書，提出解決羅德西亞問題的新建議，並且提名卡佛爵士（Lord Carver）在過渡時期出

註④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4, No. 7 (August 15, 1977), pp. 4486-4489.

註⑤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471C.

註⑥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449C.

註⑦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445B.

註⑧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437C.

註⑨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471B.

任駐葡長官、卡佛爵士現年六十二歲，曾任參謀總長，他的任命要等到英國國會批准羅德西亞的過渡時期憲法後始能生效，而最大的問題端賴史密斯總理是否願意合作。

歐文外相在索斯柏里與史密斯總理討論後於九月一日返抵倫敦，並將採取步驟在短期內召開安理會。聯合國會員國家尤其是蘇俄是否贊成此一計劃構成了另一個問題，其答案將視參與談判的主要非洲國家領袖對歐文計劃支持的程度而定。

此項白皮書為英美兩國數月來在非洲辛苦談判的結果，其要點有七：一、由不合法的史密斯政府將政權交出，恢復其合法性。二、在一九七八年內有秩序的和平轉變為獨立國家。三、根據普遍成人選舉權舉行自由和公平的選舉。四、由英國政府建立一個過渡時期的行政當局，其任務為進行選舉獨立政府。五、在過渡時期由聯合國出面包括聯合國部隊在內。六、以一項獨立的憲法提供民主選舉的政府，廢除種族歧視，保護人權和獨立的司法。七、建立開發基金以復蘇經濟。

開發基金的總數尚不能確定，目標最少為一億最多為一億五千萬美元，英國將提供百分之十五，美國百分之四十，也將要求其國家貢獻一部分，加拿大等國家已經表示願意支持。

白皮書透露：目前雖然不可能決定確實的時間表，但是羅德西亞在恢復合法性之後六個月內轉變成為獨立的辛巴勃威。

主要的關鍵在史密斯的態度，英美兩國政府的先決條件是目前不合法的政府將政權交出，俾能使過渡時期的政府能和平的建立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卡佛爵士將扮演主要的角色；他最緊迫的工作就是與聯合國的特別代表共同合作安排停火和整編部隊。駐葡長官所任命的警察總監所指揮的警察在過渡時期將負起維持法律和治安的責任，在過渡時期政府成立以後即開始組織辛巴勃威新的國軍，以代替羅德西亞現有的各武裝部隊。新國軍將由駐葡長官任命軍官擔任陸軍和空軍中各重要職位，並將對所有的公民開放，但將以解放軍為基礎，包括羅德西亞國防軍中「可以接受的份子」在內。

史密斯總理於白皮書發表的第二天就批評這項計劃是「非常狡猾的陰謀」。他表示仰賴聯合國部隊是件最不幸的事，因為聯合國和平部隊在世界各地並無良好的紀錄。他公開拒絕解散安全部隊和一人一票的選舉原則。^⑩

史密斯選擇的途徑：戰爭與內部和平解決

史密斯總理一面受到國際壓力，另一方面受到國內白人的壓力。他於四月二十九日整肅執政黨——羅德西亞陣線黨——內的右翼十二名議員以及該黨副主席高爾曼(Mr. Coleman)。他們均反對史密斯的黑人多數統治計劃。^⑪

註⑩ 中國時報，六十六年九月二日。

註⑪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437B.

被執政黨驅逐的十二名國會議員於七月四日宣佈成立羅德西亞行動黨（Rhodesian Action Party）主席孫德曼（Mr. Ian San deman）在一項聲明書中說：該黨的目標是形成對史密斯政府的一個堅強的反對黨，「作為在羅德西亞所有合理意見的集中點」，他說：羅德西亞行動黨相信：黑白之間在國內談判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況下達成一項可以接受的憲法方式符合羅德西亞最佳的利益。¹² 史密斯總理於七月十八日宣佈立即解散國會，並於八月三十一日舉行普選，史密斯預料英國所建議的憲政解決辦法無法接受，所以採取此項行動，英國建議明年達成黑人多數統治，他說：他正在尋求新的委託，進行內部政治解決，其主要目標是一部新憲法和擴大政府的基礎，容納願意獲致和平的羅德西亞黑人在內。另一目標是廢除種族歧視。他並宣佈，政府將對游擊隊加強作戰的努力，並於必要時，採取強硬的無情的措施。¹³

羅德西亞目前的人口估計約六百四十萬人，而選民祇有九萬四千人，其中黑人七千五百人，毫無疑義的，史密斯將贏得自一九六四年以來第四次的連任，¹⁴ 九月一日的大選中羅德西亞陣線黨在國會六十六席中贏得了五十個白人保留席次中的四十九席。史密斯獲得了白人新的授權，進行內部和平解決的計劃。¹⁵

在上項大選舉行前尚比亞每日郵報（Zambia Daily Mail）曾於七月廿日分析史密斯舉行選舉的動機時說：史密斯希望利用莫索里華和西索爾來對付愛國陣線；在農村地區組織村落來應付「自由鬥士」。史密斯最近的行動對愛國陣線是不可容忍的挑釁，而愛國陣線的領袖現已別無他途可循，祇有將戰爭帶到城市區域和平民，尤其是要帶到表示支持史密斯的地區。¹⁶

就目前而言，這次大選的主要目的是史密斯希望在上世界上造成一個印象：即他仍然保留着白人對他的信任；並希望在國會中除去羅德西亞行動黨的議員。達成這些目的之後，再拒絕英美兩國最近的建議，轉而與國內民族主義領袖談判。¹⁷

史密斯之所以作如此的安排，而將政權轉移給國內溫和的民族主義領袖，主要的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維持法律和治安。如果史密斯再因循下去，現有的武裝部隊可能瓦解或者在戰場上被擊敗，則將來在過渡時期便無法維持法律和治安，因為在過渡時期和黑人政府統治之下，警察和軍隊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羅國的文官階層以及整個的工業界均希望現有的行政和管理結構不要受到劇烈的分裂而影響整個的政治和經濟結構。

註⑫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512B.

註⑬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514A.

註⑭ "The Unspoken Truths the Whites Must Accept," *The Guardian* (August 29, 1927)

註⑮ 中國時報，六十六年九月二日。

註⑯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515B.

註⑰ "The Unspoken Truths the Whites Must Accept,"

第三、是所有羅德西亞人不分黑白均希望能夠保持羅德西亞的經濟、現況與成長，在所有非洲國家之中，羅德西亞的經濟發展是最具活力和最為成功的。即使目前，羅德西亞在遭受各方面攻擊之下，尚能輸出穀物和牲畜來養活鄰近八個非洲國家。¹⁸

史密斯認為擴大政府基礎的潛在夥伴是兩位「溫和」的民族主義領袖，一位是已於一九七六年十月結束流亡生活回到索斯柏里的聯合非洲國民議會黨領袖莫索里華主教和至今尚自稱為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主席的西索爾。

西索爾在羅德西亞政府解除拘留令後已於七月十日結束流亡生活，回到羅德西亞，史密斯政府此舉的目的在鼓勵西索爾和莫索里華捐棄前嫌，再度結成同盟。希望與統一的黑人民族主義力量達成政治解決。¹⁹

莫索里華於五月二十四在索斯柏里說：最近的羅德西亞解決辦法是迄今為止最合理的，對各方面都公平。而可能達成協議，可是他與史密斯有一項基本的歧見，他認為除年齡之外，選舉權應無其他任何限制。²⁰

莫索里華又於七月二十八日稱：黑白領袖的圓桌會議應決定新憲法的選舉權，這一問題是最近談判和平解決努力中最大的障礙，他在接受路透社記者訪問時說：他相信普遍選舉權，但是並不堅持史密斯政府在憲政會議之前接受這一點，「我想彼此繼續叫囂一人一票，對我們均不會有所幫助」。²¹

當莫索里華主教繼續施展壓力要求史密斯接受無條件談判時，西索爾保證在多數統治之下，羅德西亞的安全部隊不會解散，經濟模式也不會改變。他說：「我要求根據一人一票的原則的多數統治，但是我的政策不是種族主義式的。白人社區中無需驚恐，我們無意拆除現存法律秩序的工具，我們贊成繼承現有的工具，繼續進行工作」。²²

執政黨公開的黨綱是要求選民予以新的授權，俾能使內閣擴大它的組成，容納黑人在內，然後起草新的憲法，使黑人能正式參與政府，而史密斯不敢告訴選民他的胸中已有「多數統治」和「一人一票」等「危險」的概念。

可是，羅德西亞局勢的現實是，史密斯政府已經私下接受：「多數統治」和「一人一票」必須為與莫索里華和西索爾作內部解決的基礎。²³

羅德西亞在戰爭與和平的三叉路口

註⑱ The Times, August 16, 1977.

註⑲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516B.

註⑳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438B.

註㉑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515B.

註㉒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515C.

註㉓ "The Unspoken Truths the Whites Must Accept," The Guardian (August 29, 1977)

南非外長鮑石 (Mr. R. F. Botha) 於七月廿七日接受泰晤士報記者訪問時說：羅德西亞問題現在不可能有一個完全的和平解決，在羅德西亞問題的任何解決辦法中，一定有失敗者，而那些失敗者定會繼續作戰。鮑石明白表示：他預期失敗者將是「愛國陣線」，他批評英國政府「試圖向後倒，以討好有槍桿子的人」。^{②4}

鮑石的談話指出了未來羅德西亞真正的危機所在。黑人民族主義之間的敵意使內部和平解決的希望極為渺茫。愛國陣線的領袖恩柯穆和莫加貝於七月十九日異地同聲地譏諷史密斯。莫加貝在達萊撒蘭說，「史密斯的選舉在辛巴勃威自由的奮鬥中完全是不適切的發展，我們堅定我們的原則：政府必須是全部的交給我們」。而恩柯穆在路沙卡說：「史密斯可能欺騙像歐文博士那種人，可是史密斯企圖做的任何事情對我們而言毫無意義，我們要將那個人推翻，我們就會做到」。^{②5}

非洲團結組織第十四屆高峯會議決定承認愛國陣線，加深了黑人民族主義領袖之間的裂痕。恩柯穆在獲得承認之後，在路沙卡向英美代表團說：討論「自由鬥士之間的領導問題現在為時尚早。最嚴重的事是首先要獲得自由，然後經由人民所選擇的途徑，一位領袖將脫穎而出。」他又說：「承認愛國陣線並不意味着有反對其他解放組織的效果。這也不是由非洲團結組織為其他人爭取獨立身份的問題；而是愛國陣線被認為是整個解放鬥爭的集體作戰指揮部。這是一個廣泛的運動，統一指揮國內外所有民族主義的活動，是邏輯的結果。武裝鬥爭是處於絕境的唯一出路，凡是相信此一策略的，必須在「一把雨傘之下奉獻力量。沒有相反的途徑可循。理由殊為明顯，我們邀請莫索里華主教和西索爾牧師等……作共同的努力。」^{②6}

目前的问题是莫索里華和西索爾是否願意參與此項「共同的努力」。非洲團結組織承認愛國陣線之後，西索爾所領導的運動立即發佈一項聲明，拒絕非洲團結組織的決議，該聲明稱：「現在使辛巴勃威團結已不可能」。莫索里華雖然沒有立即作任何評論。但是，據說他對賴比瑞亞和迦納等國的所謂朋友以及法語系國家的許多溫和人士未能阻止該項決議的通過，感到十分驚訝。

從雙方的態度看來，未來辛巴勃威的領袖除了在戰場上脫穎而出之外，似乎難以其他方式產生出來。至於英美聯合提出的羅德西亞白皮書，即使為史密斯所接受。但其中所規定聯合國和平部隊，是否會遭受蘇俄的否決，尚難逆料。如果戰爭升高，國際共產黨進行干涉，則羅德西亞往何處去，仍將是一個舉世矚目的問題。

註②4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515C.

註②5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514B.

註②6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 4489B.